

二十一世纪最具学术权威性的画家

罗国士



罗国士
月 中 色
花 香 色
月 中 色
花 香 色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最具学术权威性的画家

罗 国 士



云山短笛

二十一世纪最具学术权威性的画家 · 罗国士

主 办：北京瀚海书画院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永外大街

出 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明光圣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6

印 数：1-50000册

书 号：978-7-5305-6213-7

定 价：46.00元（人民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一世纪最具学术权威性的画家 / 罗国士 绘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305-6213-7
I. 二… II. 罗…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
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5326号

ISBN 978-7-5305-62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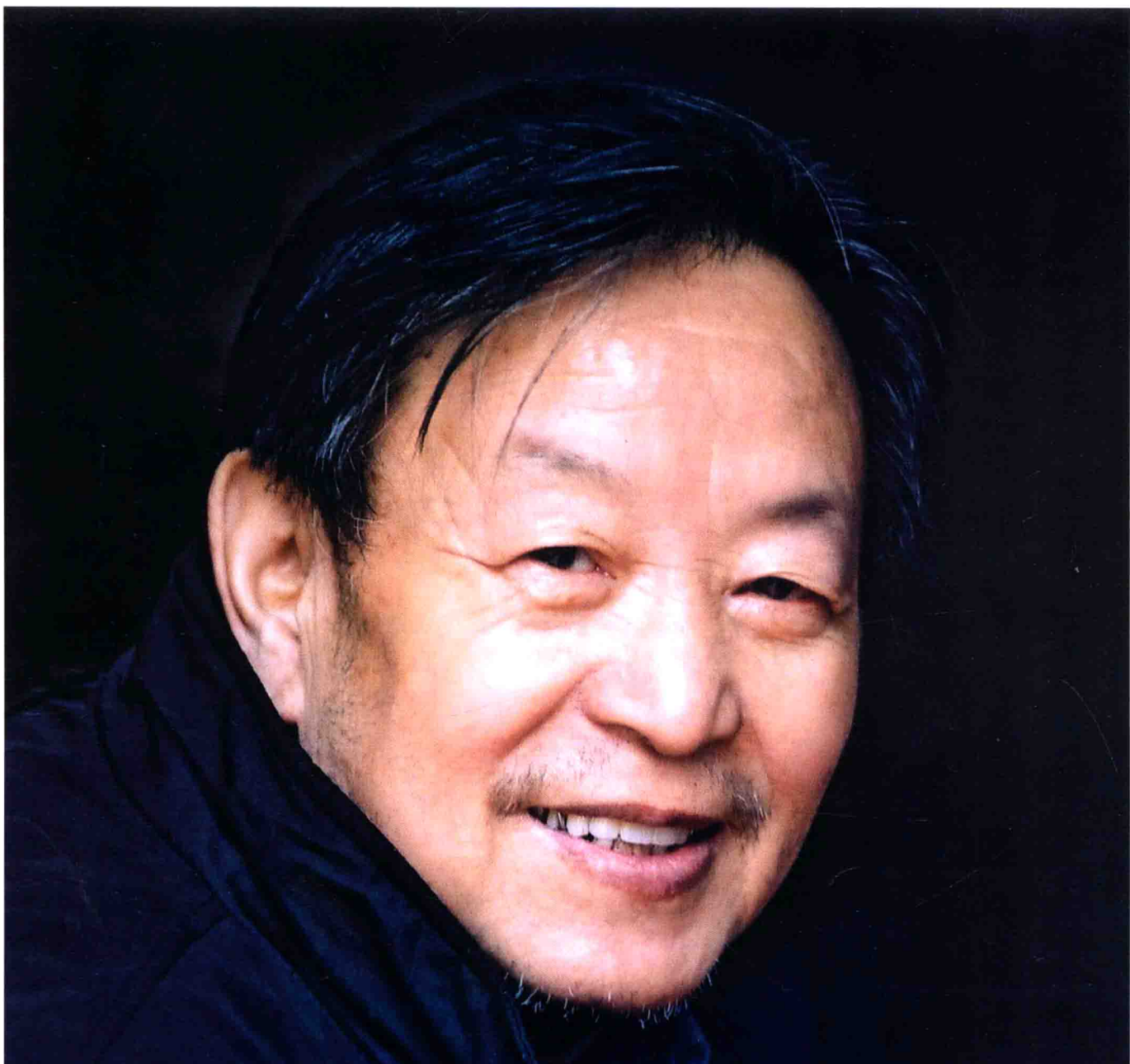
9 787530 562137 >

定价：46.00元



雨中犹唱春之歌
一九八〇年元月
丁巳





罗国士 1929年冬出生于湖北省房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美术家协会艺委会委员，香港美术学院荣誉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美学教授，陕西省和西安市文史馆馆员，陕西侨联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

罗氏擅长山水，兼工花卉，精于书法，其山水自创弧面皴法，形成清幽俊秀、浑厚苍茫、气韵生动的神韵。其雪景技法独特，敦厚可掬，雪飘无极而深远；其花卉空灵含情，鲜艳欲滴，滋润飘逸，独步天下，有“月季王”之美誉。评论界把“弧面皴”、“雪景”、“罗月季”、誉为“罗氏三绝”。

曾先后访问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新家坡等国，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以精湛的画技，赢得了国外艺术家的高度赞扬，被誉为“魔术师的手”，获得美国政府珍贵礼品金钥匙两把以及圣保罗市、休士顿市、路易斯安娜州的荣誉市民证，并参加了1996年世界艺术博览会。

其作品曾作为陕西省政府的珍贵礼品赠日本首相中曾根、法国总统夫人米特朗达尼埃尔。并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主会场、陕西省国宾馆、法国和新加坡博物馆所收藏。

曾先后在中国美术馆、武汉美术馆、广东省美术馆、济南市展览馆、郑州市艺术馆、深圳市博物馆、香港展览中心、澳门展览馆、陕西省美术博物馆等地举办大型书画展。

人民美术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陕西长安画库先后出版《罗国士书画集》、《罗国士书画评传》、《罗国士书画精品集》等十余种。

中央电视台为其拍摄的专题艺术片《心境——罗国士和他的书画艺术》和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拍摄多次的专题艺术片在国内外播出。

湖北省政府为他出版了《罗国士传》，陕西教育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中国画家罗国士》。

1997年美国世界名人传记中心评定罗国士先生为世界著名艺术家。

冲突熔冶为和谐

—— 罗国士的艺术张力 文/肖云儒

罗国士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著名艺术家。此公家学绵长深厚，名闻十里八乡。自幼随父习书，领悟中国美学的精髓，工作以后，从事话剧舞台美术设计，以中国美学的童子功垫底，在西方舞台空间意识和现代话剧艺术的精神中，熏陶、化育多年。不久，便又回过头来转入传统的中国画创作，再度在中国艺术的海洋中游戈。以故此，现代和传统互激互溶，便构成了画家创作的第一重文化背景。

在这个背景上，国士兄以大半生的艺术实践形成了自己国画创作第一个特色：中西合璧。他的画，以中国画为质为体为魂，却时不时溶进水彩画之文之用形。画花卉常常只用水分和色彩的渗化来晕染明晦光暗，而少施线描，画出传统花卉少有的饱满和明丽却又不失沉厚。有时又追求一种现代空间的构成，画出水常用奇峭而不稳定的布局，以空白暗藏意蕴，以飞线下点构成趣味。

国士先生乃湖北房县人氏，在神农架的崇山峻岭中长大，自小受荆楚文化的哺乳，精神中难免没有屈骚楚狂的艺术种子和浪漫基因。弱冠之时却参军入伍，先是进军西北，转战陕南，后转业来到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自此在这块古拙沉朴的黄土地上，接受汉唐雄风的濡染。这又使得江文化的性灵和河文化的沉雄互激互溶，构成了他创作的第二重文化背景。

在这重背景上，国士兄形成了自己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刚柔相济。他笔下的花卉，如春阳下、清溪边的南国女儿，清丽柔媚，楚楚可人；而同一人笔下的动物，却骥驰莽原，驼行大漠，虎啸苍岭，鹰击长空，无不铁骨峥嵘，奇峭称雄；画山岭林泉，则又刚柔并济，总是将争先恐后、竞相酬唱的生命，组合于一种如乐之和的谐趣之中。李绪萱先生说得好，国士以山和水为主体的画，刚中有柔，险峻而秀雅，典型当推《神农奇观》和《武当胜境》；若是林木为主体，则是柔中寓刚，《灞柳飞雪》和《黄陵古柏》堪为代表也。

中与西、刚与柔，这是艺术文化的冲突；重合璧、重相济，这是冲突的解构，是解构后在新平台上构筑新的和谐。冲突与和谐作为艺术创作内在的两极，将冲突熔冶为和谐，使国士兄有了一种艺术张力，这种张力使他的画作有了更大容量和更多品味处，观画者在欣赏时，审美的再创造也便有了更阔大的驰骋空间。

近年来，国士兄在社会上以花卉著称，尤为

月季驰名，各界趋之若鹜。他的花卉确乎妙不可言，梅、兰、竹、菊，淡雅清心，汲取西画手法画的月季，更是鲜冽滋润、艳丽多姿，不愧“长安月季王”的称号。但以我个人的眼光，他的山水画远不输于花卉。这中间并无褒贬的意味，只是个人审美情趣的偏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每个人的嗜好，大体都和生命需求、心灵平衡有关。如果爱养花，那是在和一个美丽的生命交友；如果爱养猫养狗，那是在和一个善解人意的生命酬对；但在我看来，这都只是在和短暂的生命相伴。如果你观山听水、藏石养玉，便大有不同了，你是在和一个亿万斯年才能形成的、还要亿万斯年存在下去的永恒生命相依、相通，于是你的生命也便获得了某种永恒的气息。

国士兄的山水，象画华山的那几幅、勾通、点、皴、晕，笔墨简约传神，画面洁净明快，深藏传统的功力，也能看出，依然保留了一点花卉画中的明丽。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不但精于笔墨，还特别重视水和纸的功能，简直可以说是足玩弄于股掌之中，这里有西画重光影的影响，是中西合璧导致的创造。重笔墨功能而轻水和纸的创造潜力，常是一些国画作品的弱点。如果能象国士兄这样，不排斥中西融汇、合璧，根据客体对象和主体心境的需要，对国画创作材料中的笔、墨、水、纸四大要素实行千变万化的多维组合、多重交汇，使它们的创造潜力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定能生出千变万化的意境和趣味来。对《小溪人家胜仙境》这类佳作，我劝诸君不妨细品，在这方面定会有所斩获。“益友但盼去复来，好画不妨看还读”，真是如此啊。

国士兄的山水，既重形象毕肖，更重意韵情境的营构。造境生韵时，他不只靠技法，首先靠感觉。心中有了境韵，再用技法将心中之境韵落在纸上。由于靠感觉。心中有了境韵，再用技法将心中之境韵落在纸上。由于重感觉，笔下有时会出现变形的异象，加之他又喜欢将感觉强调到极至，这往往使他的画有视觉的冲击力和陌生的审美效果。

《月是故乡明》，圆月大如日，《砍柴生涯》，追求水印木刻的朦胧感，都极妙的表现了记忆在心灵中的强烈和记忆在时空中的遥远这样一种辩证关系。

对艺术家来说，最关紧要的还能是什么呢？不就是象国士先生这样，古稀之年还丝毫不减的创新素质 and 创新能力吗？

出神入化的艺境

文/陈忠实

对某一门类的艺术，没有实际操作，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专业知识，很难形成审美的独立思路，说话就难免心虚，气更壮不起来，老害怕说外行话，让内行人笑话就十分尴尬了。基于此，近几年来有书法家还有一些画家朋友约我写序，就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压迫，这不是夸张而是实情，即怕说外行话出洋相，又怕谢绝影响朋友交情，甚至产生误解说你拿架子。最后还是实事求是，不懂就是不懂，解释以诚。最近我想了个类比的办法，让我给画家书法家写序，就好像让刘文西给陈忠实的小说写序。刘文西的绘画成就很大造诣很深，名气也够大了，但他对文学创作就隔一墙了。尽管艺术在精神内质是相通的，而精通各种艺术门类的天才毕竟太过稀少。这样一说，我就不失礼貌地把一些朋友说服了，老罗是我敬重的一位艺术家，我今天来参加这个会，尽管仍然有那种思想负担。刚才听过几位同志的发言，已经得到点拨，敬寅是位专业里手，长期写字画画，有专门研究，有专著，对老罗的艺术创作有深入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评价很到位。我也看了几位评论家的文字，从不同视角作了探讨和研究，也很富于启示性。我获得勇气，感性理解。

老罗的画，已臻形神兼备，及至出神入化。这是我观赏他画作的直接感觉。他的作品显得灵气激扬，给人直接的心灵撞击，譬如“灞柳风雪”。我看他的月季，一眼看上去，水灵灵的富于生命活力生命质感的那种鲜活的气象扑面而来，让我久久沉迷，以为在月季园中，似乎隐隐闻到花的香气。一丛花，一个花瓣，给人心灵产生这种美好的滋补，已超出平常意义的美术欣赏。我觉得这不单是一般的画法、技法上的技巧，当然技法技巧是基本功力，这里头肯定融注了更重要的东西，我推想可能与作家创作也有相似之处，就是这个画家进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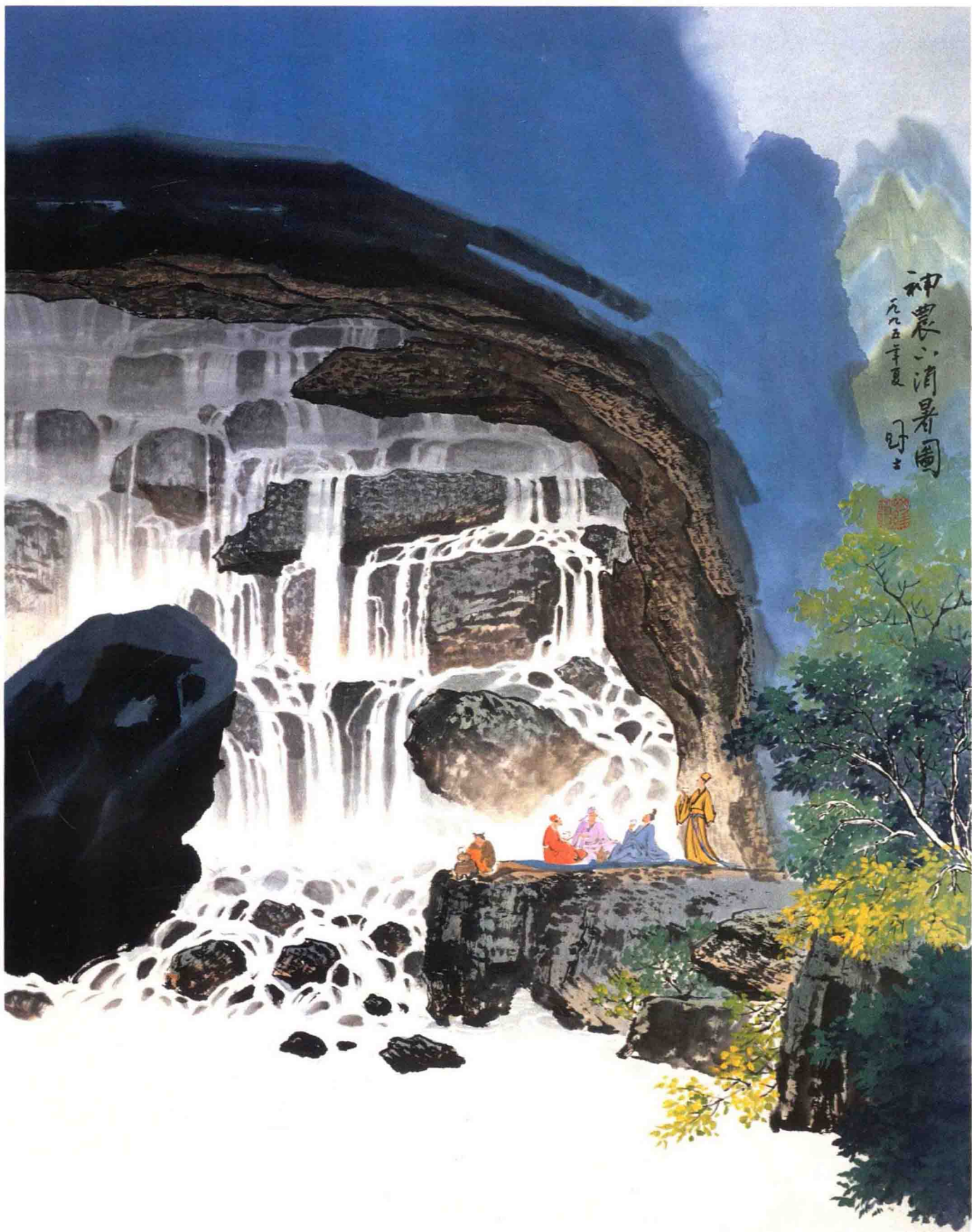
一种心灵体验，他已经完成了从一般技巧技法等基本功的束缚中超越出来，进入一种感受性的意象的展现，我从那些花朵花瓣花蕊簇拥的画面里，感受的是一种气韵，一种气象。这恰如古人对写作两个阶段的归结，先是“随物婉转”后是“于心徘徊”，随手婉转者众，能跨越到“于心徘徊”创造境界者就少而又稀了。能有幸进入此境的娇娇者，其创造就产生这种“出神入化”的艺术效应。换一种说词是进入了心灵体验的。

作为一个画家，我觉得老罗有几点对我富有启示，老罗传统文化的根基深厚，尤其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很有学识修养，而且自己能完成很多创作，许多诗词写得相当漂亮。这个传统文化尤其中国传统画，包括文学创作，拥有古典文学对人发生的影响不单在技艺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艺术家心灵的长期陶冶，这是做为一个作家、画家、书法家不可或缺的精神大餐，是一种心灵素质的构建，是一种陶冶，是一种锻造，这是艺术家创作境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实质上关涉到艺术家的精神人格。我听改民、敬寅两位的发言，他们跟老罗交往的时间很长，了解更深，既谈到老罗的艺术造诣，也感动老罗的人品，都说老罗人好，不仅他俩说老罗人好，我能听到对老罗印象的话都是这两个字：人好。人们说老罗人好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好好先生”之类，却是指涉一种精神人格。是老罗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有自己崇高的人生坐标的选择，不是以利和害作为选择的标志，而是以善和恶、美与丑作为人生价值的取向，这个取向对艺术家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在我的理解，艺术家创作的发展越到后来，越想进入大的创作，在完成这个艺术突破过程中，这个精神人格越成为一个关键乃至致命的东西。精神人格在你的整个创作当中，影响的不在技术技巧层面，而是对艺术家感受社会理解社会感受人生理解人生的独特性发展关键性影响，艺术品内质里的卓而不群就因此而产生。说老罗人好还指心灵的纯美和纯净。一个搞艺术创造的人，不干净的齷齪的东西裹在心中，你的文字恐怕也很难鲜活起来，你的花瓣恐怕很难鲜活起来。在我看来，正是老罗个人精神人格境界的提升，促成了创作进入一种新的境界。打一个比方，比如蚕从出壳成了虫，要经过五次蜕变，在这个过程中，吃桑叶、运动、脱壳，完成一次脱皮，但这是在常态下完成，一旦吐了丝结了茧再破茧而出，就羽化成蛾了，就不是爬行的蚕，而是自由飞翔的蛾了，就进入自由状态，从常规的爬行运动到自由飞翔。艺术家的关键性突破是类似于由蚕到蛾的这个过程的，孜孜不倦的演练和追求，像蚕食桑叶，艺技的提高类似蚕一次又一次的蜕皮，重大的突破恰如由蚕到蛾的飞跃。完成了这个过程，创作就进入自由状态，就是前述的老罗这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在实现这个至关重要的突破过程中，在诸多促成这种突破的因素中，艺术家的精神人格境界是一个份量最重的因素。我们谁都见惯不惊的事实是，许多人没有实现如蚕一样捂死在吐丝之前，或是破不了茧。当然，从生物角度来看，蚕都会完成这个过程，然而艺术家囚于一般层面的很多，进入不了自由创作状态。我感觉到老罗早已实现了羽化，完成了这个最致命的突破，进入一种自由创作状态，我们从山水到月季，一个花瓣都能感觉到一种自由创作状态。

我祝贺老罗的艺术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盼能保重身体，多多贡献美。在我来说，家里大厅能挂老罗的一幅月季，任何时候看到，心里都会注入一种清爽和生机。



童时短笛今犹闻



神龙架消暑图



秦王出征图



山溪秋景



羨君月月独占春



黄金有价艺无价



雨中一枝出栏来



月季出新趣







春日融融



夏香绕人